



我有两个哥哥，我在家最小。父母比较偏爱我，于是，我从小就养成了自私、任性、不愿让人说的习性。

### 心灵的悲苦

一九八七年我和丈夫结婚后，与公婆、大姑姐生活在一起，全家人生活时间长了，慢慢的就发生了很多摩擦。

大姑姐有精神障碍，要天天吃药，开始对我还好，后来很冷漠。我给她买的新皮鞋刚送给她，她就从屋里扔出去。我跟她说话，她也不理我，低着头，眼睛看我时也不是正眼，嘴里喃喃咕咕的。时间长了我心里对大姑姐很烦。经常发无名火，有时中午下班回家做饭，看着公公洗好、切好，准备下锅的菜都没有好心情，恨不得吃现成的。更不愿意让人说。一天婆婆从窗外经过，看见写字台上洒落的奶水，婆婆怕奶水把桌面泡坏了，说了我几句，就这么点小事我心里都过不去，心里堵的难受。

我与丈夫也不和谐，经常为一点小事争来斗去，互不相让。因为我常生闷气，渐渐的我肠胃病越来越厉害，经常肚子疼，吃不好就拉肚子。一上火痔疮又犯了，后来又得了鼻窦炎，整天鼻涕不断，厉害时头晕脑胀，吃药也不管用。再加上产后落下的病：视力突然下降、三十多岁就戴上老花镜，给我工作、学习带来很多烦恼；头遇到凉风吹着，得疼上五六天。干活蹲时间长了肚子疼的受不了，得平躺一会儿才好。平时用手洗衣服得平躺一两次。我想我才三十多岁啊，身体就这样糟糕！心里很自卑，很无奈，感觉生活的很苦很累，心灰意冷。人生的路还很长，我却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 喜得大法

母亲修炼法轮功，有一次回娘家，母亲对我说：“你炼法轮功吧，对你身体好。”并送我一本《转法轮》。我觉得炼功那都是老太太、上岁数人的事，不好意思说不炼，就把书拿回家了。因为长期服药，肠胃病仍然不见好转，身体消瘦，我就跑步锻炼身体。

一天早晨我和女儿去公园跑步，看到路边空场有些人举着胳膊炼功，我就跑过去，有位大姐热情的向我介绍说：“我们炼的是法轮功，这功法很好，你也炼吧。”我听了也没动心。一天我打开窗户透透空气，看见外面下着毛毛细雨。我拿起笤帚在客厅扫地。这时，窗外缓缓的传来一阵阵美妙的音乐声，我听着听着一阵心酸，眼里含着泪水。我向窗外望去，看见马路斜对面银行前檐下，一排人举着胳膊炼功，我一看是法轮功。我很惊奇，这音乐怎么这么动人啊！我想了解一下法轮功。

到了休息日，我利用两天的时间看完了这本《转法轮》。人为什么有难，为什么会有病，怎么样做好人，在这里我找到了答案。我知道了人生的目的就是返本归真，也明白了为什么我总爱看庙里和尚生活的影片。我像一个迷路的孩子，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

看完《转法轮》，第二天师父就为我净化身体，接连三天排便，排水。从那开始我饭后肚子不疼了。随着我不断的学法炼功，我身上的病症一个个全消失了，无病一身轻，我终于有了一个健康的身体，面色红润，精力充沛，体重也增加了。再也不是那个瘦弱、愁苦的我了。同事见了都夸我像变了一个人。

### 象你这样孝敬老人，我们那儿找不到第二个

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修炼后，我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遇到矛盾向内找，时时处处为别人着想。

我得法那年，婆婆已经去世二年了，大姑姐已结婚生子。我们和公公在一起生活。公公已经八十多岁了，人很善良，他以前是个木匠，有一手好活。我以前脾气不好，没少惹他生气，有一次，因为我要搬出去住他不同意，我能当着他的面把他给我的一半西瓜摔在地上。公公除了左腿静脉曲张，身体还挺好。可公公饮食很特别，不吃甜食，蔬菜水果也不爱吃，平时吃菜就以鱼、肉、鸡蛋为主。为了每顿能让公公吃上肉，我就多给他炖些肉或做些肉丸子放在冰箱里留给他吃。

公公是个很要面子的人，平日我上下班都会跟他说一声，有一次我看他在厕所里，没吱声就上班去了。回家后丈夫说：今后上班走要跟老人说一声。我听了心里感到委屈，就向公公解释我不是故意的。这要是不修炼我会很生气。现在我尽量克制自己，学会忍让、宽容。可有时想起来心里还是不舒服，我就再抑制、再忍。我想就这么点小事怎么还放不下呢？那大事就更不行了。师父讲：“忍是提高心性的关键。”（《精进要旨》-《何为忍》）那我就从这小事做好吧。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饭已做好，我看没有公公能吃的菜，就去隔壁饺子馆买饺子。我想马上就回来了，也没告诉公公就走了。到饭店一看，四、五个人在等着买饺子。等我拿着饺子回来，家人已快吃完饭了。公公坐在沙发上满脸不高兴。丈夫说：你也不说一声，爹着急，生气不吃了。我叫公公吃饺子，他不吃。我说我不对，没跟您说一声，让您着急了。可是公公不但不吃，反而哭了，边哭边说：“你不该这样，要吃饭了，找不着你了。”说着眼泪、鼻涕都流下来了。我边给他擦鼻涕边劝他说：“您别哭了，这么大年纪别哭坏了身体。都是我不好，惹您生气了。”可他还是哭。我不知如何是好，我第一次看公公这样。看他哭成那样，我心里也难过起来，看他真可怜。但心里还有点气：我已经向你道歉了你还这样，再说我也是为了你。你这样也太过分了。我还是不断给他擦着鼻涕，请他原谅我。渐渐的公公平息下来。我把饺子热好放在桌上让他吃，就上班去了。

我想修炼可真不容易呀。师父说：“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精进要旨》-《境界》）可我怎么也乐不起来，我知道离善的要求我还差的很远，但我觉得这次矛盾中我还能守住心性。对比以前的我，遇到这事迹说不定会说出什么难听话来，或一走了之。

随着不断学法修炼，我的心性也在不断提高，对公公的恶言恶语也不放在心上了。大法遭迫害，公公担心我和丈夫出事不让炼，有一次我正在打坐，忽听他在我面前骂：“看你坐着，像个死尸一样。”我没动心，继续打坐。过后我很惊讶：我当时怎么没生气呢？修炼真是很奇妙啊！原来当你意识到自己有不好的心，只要你抑制它，不要它，它就会逐渐的减弱，最后被清除，这是法的威力啊。

公公随着年龄的增长，左小腿静脉曲张越来越重，小腿经常胀痛，有时脚都不敢落地走。医生开了缓解肿痛的草药。我就天天熬草药，用药水轻轻给公公擦洗小腿，然后将草药敷在腿上停一段时间。不久，公公腿好了，又能像往常一样走路。公公很感动，不再阻止我炼功了。我对老人体贴入微，亲人们看在眼里，大伯哥住外市，他们一家也常回来看老人，大伯嫂常夸我：“像你这样孝敬老人，在我们那儿找不到第二个。”

公公一直精神很好，有一天，他突然像得了脑血栓症状，我和丈夫赶紧叫救护车把公公送到医院。公公住院了。我请假在医院陪护他，晚上经常给他翻翻身，有时天亮了我还没休息。临床的病人家属还以为我是他闺女，说我对老人这么好。一次，一个护士看到公公的尿管快掉下来了，轻轻的往里插了插，她教我如果看到尿管快掉了也这样插。我心里很为难。但想到自己是儿媳，侍奉老人是应该的，我就照样做了。

公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去世前一天，公公突然大哭起来，他已经不能说话了，只是大声的哭，当时我们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现在想想，可能那一刻他看到了什么，知道大法的珍贵，他为失去这万古不遇的修炼机缘而悲愤。

### 看淡利益 解除父亲后顾之忧

我大哥和岳父住一起（他岳父只有两个女儿），二哥家住临市。二哥为了让父母住的舒心，为父母买了新楼，父母很欣慰。

母亲得法一直很精进，学法炼功从不懈怠，多年的高血压好了，仅修炼了一年多的时间，回去多年的例假又来了。母亲满面红光，看上去年轻了很多。但邪党迫害法轮功以后，母亲遭警察骚扰，担惊受怕，后来慢慢放松了修炼，最终离世。母亲去世后，留下父亲自己生活，父亲不愿去儿女家住。这样我就经常去看他，帮他收拾卫生、做饭。

有一天，父亲拿出二万元钱，要我每天中午给他做饭并陪他一起吃，说这二万元钱是买菜的。我说买菜用不了那么多钱，父亲执意让我都拿着。我明白父亲是要给我报酬。我对父亲说：你和我母亲含辛茹苦把我们兄妹三人养大，我做女儿的来为您做顿饭是应该的，孝敬父母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怎能挣您的钱呢？我不要。父亲大声说：“你必须拿着，这是我给你的。”

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我想着父亲的话：“我要那么多钱留着干嘛？你拿着。”我想那就拿着吧，这样又增加了一份收入，我可以买漂亮的衣服，现在油也涨价了，每月给车加油还还得几百元。想到这些，我感到压力小了，还觉得轻松了一些。回到家仔细想想，这不对劲儿啊，我是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炼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是啊，父亲多次提到，他因工作调动频繁，三、四级工资落下没涨，比起同事开的工资相差很多。如果我留下父亲的工资，这等于他拿出近一半的工资，他心里会不好受的。再说人老了，手里有点钱，心里也踏实。

第二天我把钱送回去。为了让父亲安心，我说：“我二哥给你买房子住，我来给你做饭，这是应该的，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做。”以后我就天天去，尽量做父亲喜欢的饭菜，陪他一起吃。二哥二嫂看我这样做，主动每半个月回家一次看望父亲。通过这事哥嫂对我修炼法轮功也有了正面看法。

这样两年过去了，父亲年纪大了，需要人早晚照顾他。我想二哥二嫂回来住多好，他们也不工作了。可父亲要我和丈夫搬过来与他一起住。我俩很难说：爸，这样不合适。父亲低头不语。

后来我想父亲一向是不愿连累别人的，他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多么不容易啊，不知要考虑多久才这样说。我与丈夫这样拒绝他，他会很伤心的。我和丈夫商量：咱俩是修大法的，做事得想别人，只要老人愿意我们就照他的做吧。丈夫同意了。我告诉父亲：只要二哥二嫂同意（因房子是二哥的）我俩就搬过来。父亲放心了，说这事他会找我哥嫂商量的。

要讲的故事很多，是大法改变了我，是大法给了我全新的生命。修大法使我看淡了名利，我深深体会到：当我放下自我，能为别人着想的时候，在矛盾面前，那真是柳暗花明一村。矛盾会很快化解。我常常感受到心性提高后的喜悦。我有时坐在那儿，内心平静祥和，没有了修炼前的烦躁不安，我明白只有做事为他人着想，先他后我，生活才会幸福，生命才会有意义。

我庆幸自己得到这高德大法，庆幸自己有这么好的师父引领我走在这返本归真的大道上。

## 话说“孝道、医道、官道”

文/大陆大法弟子晓云

### 一、为母看病

魏象枢（一六一七年——一六八七年）清“四大名臣”之一。顺治、康熙两朝誉满朝野。顺治十六年，魏象枢以母年老尽孝，请乞终养，获准回籍。康熙十一年，即玄烨皇帝亲政四年之后又复出，加任刑部尚书。一生清廉自爱，拒腐肃贪，被朝廷奉为典范。他精通医道，在老母亲七十九岁卧病在床时，长达数月，魏象枢“夜夜围灯下，朝朝坐膝前。”以自己“知医未得全”的独特医道“分清丸始制、败毒散初煎”，运用三分病、七分养的理疗办法，对母亲“一登一拜慈颜喜、百吟百歌淑气扬”。终于：此症何曾见？我慈竟得痊。变泪成欢笑，存方记后先。五旬儿有幸，百岁寿无边。从知勤俭德，况赖祖宗贤。

清《寒松堂全集》详细记载了当时疗病数月的全过程：

“三月二十日晨起，腰忽痛。…… 闰四月初九日，痛止，坐堂中，时复感寒，浑身冷颤，微汗乃止。…… 二十三日，胃痛，腹胀甚，服凉剂牛黄丸三，痛止。日吃冰块，至十余碗，服水香流气饮，不效。…… 六月十五日起，服分清丸半料，一月之内泄百次。日食西瓜一枚。食始进。…… 八月二十六日起，服金匱丸半料之半。…… 九月十六日，服消毒败风散一剂，身体渐消。…… 九月二十四日起，服神芎丸半料，肿消过半，又服半料，全消。至十月初六，神气已复。生平勤苦事，悉记忆不忘。”

### 二、忆我的父亲

#### （一）给小孩儿看病不把脉

家父是祖传老中医，从我记事起父亲就在医院上班。主要使用中药、针灸，父亲当时用药都相当的便宜，只要能治病就行，如果药贵了，还要征求病人意见，问行不行？记得有一处方才五分钱，但效果相当好。父亲当时是医院唯一的一位中医。记得我家的左邻右舍也不去医院，经常是串门时就捎带着把病看了，也没收过钱。给小孩儿看病时，从来不把脉。总是先逗孩子玩儿。经常是：“来、来、来，让爷爷看看手”。一边说一边将小孩儿的小手抓在手里，仔细的观看二拇指指根上的兰筋儿，再观看舌、眼，就能准确地查出病的根源。

有一次，一位母亲带一个两、三岁小女孩儿来我家看病，小女孩儿的母亲说孩子几天不吃不喝了，叫不醒。就看见孩子软软的躺在妈妈的怀里，可是，父亲却说孩子没病，也不给开药，就告诉孩子的家长，晚上拿上孩子的有领子的上衣，到门口的路边儿去给孩子叫叫“魂儿”，要念孩子的名字跟妈妈回家。好像是几天后，小女孩儿的妈妈带孩子来告诉说好了。

我就问父亲怎么就知道是丢了“魂儿”，父亲告诉我：小孩年纪小，看的着（另外空间）东西，容易受惊吓，就丢“魂儿”了，凡是这样“失神”状的小孩首先要观其眼，均为“惊、恐”所致。当时一点儿也不明白，修大法后才明白是元神离体了。

#### （二）魂儿能转生的“鬼故事”

“文革”开始前的“四清”时，医院有“下乡巡回医疗”的任务。父亲有时就带我一起去。

在乡下的一个晚上，有老乡喊父亲，我穿好衣服也追了过去。到那里就看到：两个年轻人站在炕边儿上一边一个抓着一个人的脚，头朝下杵着。父亲看到我，一把把我拽到身后，使劲挡住我。父亲对年轻人说：“放下、放下”。一边说一边仔细看着这个人，慢慢地拿出几根银针分别扎在那人的人中、虎口、百会穴。过了一會兒问道：“你哪的？”那人喃喃地说：“我是前头某某村的，我叫某某，出来转转。”这时，我就发现旁边的人脸色、眼神都不对了。父亲当时很镇静，不慌不忙的捻着针又说：“我来这儿，也就两月，方圆也就三十里，你不要再来啦，再来我就把你扎散了。”那人很快就嗷嗷地叫着说：“我走，我走。”父亲回头让旁边的人“拿一盆清水来”，拿来后，让人们“开大门，让他走。躲开，躲开，让他走。”一边说一边端起水朝着门“哗”泼了过去。再看那人，一会儿慢慢的睁开眼，看着人们，傻傻的问道：“你们干啥呢？”父亲马上对众人喊：“散了，散了，没事了”。这时，有人就小声说起了某某人是前几年在树上吊死的。这不是招上鬼了吗？当地人称“撞克”。

回来后我问父亲：“怎么不把他扎散了？”父亲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位老中医，出诊的时候，经常骑一头小毛驴给人看病。遇到像今天的事呀，就把他扎散了。过了几年后，有一天早上有人发现他倒在晚上出诊回家路过的一片坟地旁的小土沟里，就把他送回了家。从此后，他再也不给人看这种病了。因为他扎散的是人的‘魂儿’呀，魂儿到了时候就转生去了，你把他扎散了，他就转生不了了。结的怨太多了，鬼也要找你耍命的呀。”

观三百多年前《寒松堂全集》如此详细记载魏象枢为母亲治病之事，思考中国五千年文明中“孝道”的内涵，现在大陆有几人能理解“孝”？清楚“孝”的精神涵义？中医治的是“病”，疗的是“心”。古人放弃仕途而尽孝，大陆人现在要钱不顾父母。中共篡权以来，百年红朝焚毁了在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和中医的精髓。传统中医不仅能治病，它更是道家“五行学说”在民间医疗运用的展现。现在大陆中医在“无神论”的教育下，不懂中医的“道”，用假医假药衰染传统中医，“仁、义、礼、智、信”成了故事，现代中医也就失去了它的光环。只有大法能唤醒人们的良知，了解“法轮功”真相。真正继承中医“天人合一”传统，才能使传统中医文化复兴，那才是我们中华五千年传统中医。